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金佗續編卷十七

宋 岳珂 撰

百氏昭忠錄卷一

昔太史司馬氏之作記也於賢臣志士之行事備矣
方其襲仍世掌之職多讀先秦之書金鑕石室以博
其觀名山大川以考其跡固若無假於它人之助矣
其言猶曰罔羅天下放失舊聞何耶夫立功本於吾

身何求於後世之知司馬氏職則史耳其於三代之
賢臣志士耳目所不接休戚所不關亦果何異於塗
之人而拳拳乃如是若曰風雲之逢霜露之感事繫
於國義關於家幸而尊賢尚志之君子不遺於紀錄
廣記備言各成一家之史顧其所謂承遺緒紹先烈
者乃漠然不及於塗人之用心是豈人道之當然者
乎擇焉而孤其美意刪潤焉而失其本真泯焉而沒
其闕焉而強附以所不合是雖傳之而或第成

其為子孫之書猶不傳也觀此則珂之有昭忠之編而取諸百氏其顛末蓋可睹矣方其上籲天之奏年始及冠罔羅之用力猶疎矣聞見固不能廣矣既登於東觀復徹闕

乙覽自謂不復可以增益而二十餘年來乃馳麾輶出入江浙士大夫念其悼家禍之慘而思裒積之不厭乎廣也凡炎興而後退卒故校之傳幕僚儒紳之紀片言隻字苟及於吾家莫不彙錄千里以來告於是籤牒之藏日侈一日其事則多前編

之未見其言則皆審確而可稽每一拊卷輒慨然曰
珂之謏聞欲速乃爾為先王累耶稍久欲撝取而傳
申懷前說謂擇與刪潤皆所不可惟各以其名著見
而不復求其強合使覽者自得以參訂焉則珂之過
自章而先王之實自不泯矣彼牒張許之節狀太尉
之事觀僕射之遺物自出於一代之公議子孫何容
心焉既叙其作因念清江章公尚書穎曩上四傳於
朝是時珂奏篇已御章公之表有曰事皆可證其書

雖見於辨誣言必私家後世或難於取信於戲章公
之心司馬氏之心也其為賢臣志士慮則一也雖然
皆塗人也而能為之慮為子孫者當何如哉因以章
氏傳為首而系次它聞於後有嗣得者又將屢書以
告來世紹定改元端午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
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報發御前
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謹序

章尚書穎經進鄂王傳之一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也世力田父和有賢德河北薦饑和能自節食以濟饑者人皆賢之飛之在母也有老父過聞其母聲曰必生男也當以功名顯致位三孤及生有大禽若鵠飛鳴於室之上因名焉未彌月河決內黃西水暴至母姚氏寘之巨甕中衝濤乘流而下及岸得不死少負氣節沈厚寡言性剛直意所欲言不避禍福天資敏悟強記書傳尤好左氏春秋傳及孫吳兵

法家貧拾薪為燭達旦不寐為文初不經意人取而誦之則辨是非析義理若精思而得之者生而有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同射三矢皆中的以示飛飛引弓一發破其箬再發皆中能左右射亦以教士卒由是軍中皆善左右射屢以是勝同死朔望必鬻衣具酒肉詣同塚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酹父知而義之撫其背曰使汝異日得為時用其徇國死義之臣乎飛應之曰惟大人許之以身報國家何事不可

為宣和四年飛年二十真定府路安撫使劉韜募敢戰士備邊飛首應募韜一見奇之使為十隊長相州劇賊陶俊賈進攻剽縣鎮官軍屢戰不利飛請以百騎滅之韜與步騎二百飛豫遣三十人易衣為行商入賊境賊掠之以歸置部伍間飛以百人夜伏於山之下而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易其兵少出戰飛陽北賊乘勝逐伏兵起先所遣三十人賊中擒俊與進遂俘其衆知相州王靖奏其功補承信郎朝廷罷敢戰士前命竟不下宣和

六年賊超率衆數百圍魏忠獻王韓琦故墅飛達焉怒
曰賊敢犯吾堡耶超恃勇直前飛乘引弓一發貫其吭
一墅賴以全是歲應募定軍為効用稍擢為偏校靖康
元年高皇帝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河朔至相州飛
因劉浩得見命招羣賊告倩輩與以百騎飛受命自領
四騎入賊營諭以禍福解甲受降凡三百八十人補承
信郎分鐵騎三百令往李固渡邀金軍戰於侍御林敗
之殺其梟將轉成忠郎從劉浩解東京圍與金兵相持

滑州南飛乘浩馬從百騎習兵河上河凍冰合敵兵忽至飛迎敵斬獲梟將敵衆大敗斬首數千級得馬百匹以功遷秉義郎大元帥次北京以飛軍隸守留宗澤靖康二年是年改元建炎正月戰於開德以二矢殪金人執旗者二人縱騎突擊奪甲馬弓刀以獻轉修武郎二月戰於曹州飛被髮揮四刃鐵簡直犯敵陣士從之大破之追奔數十里轉武翼郎澤大奇之謂飛曰爾勇智材藝雖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古法今為偏裨尚可它

日為大將非萬全計也因授以陣圖飛曰古今異宜夷
險異地豈可按一定之圖兵家之要在於出奇不可測
識始能取勝澤曰如爾所言陣法不足用耶飛曰陣而
後戰兵之常法勢有不可拘則運用之妙存於一心澤
默然良久曰爾言是也五月大元帥即皇帝位改元建
炎飛上書數千言大槩以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
已足伐敵人之謀而勤王御營之師日集兵勢漸盛彼
方謂吾素弱正宜乘其怠而擊之而李綱黃潛善汪伯

彥輩不能仰承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二聖車駕日
益南又令臨安維揚襄陽準備巡幸有苟安之漸無遠
大之畧恐不足以繫中原之望為今之計莫若車駕還
京罷三州巡幸之詔乘二聖蒙塵未久敵穴未固之際
親帥六軍迤邐北渡則天威所臨將帥一心士卒作氣
中原之地指期可復書奏大忤用事者以為小臣越職
非所宜言奪官歸田里八月飛詣河北招撫使張所一
見以國士待之偕補修武郎閣門祇候充中軍統領所

嘗從容問之曰聞汝勇冠軍自料能敵幾何人飛曰勇不足恃也用兵在先定謀謀者勝負之機也故為將之道不患其無勇而患其無謀是以上兵伐謀次兵伐交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用此也所本儒者聞飛言矍然起曰君殆非行伍中人也因命坐促席與論時事飛慷慨流涕曰今日之事惟有滅敵人迎二聖復舊疆以報君人耳所曰主上以我招撫河北我惟職是思而莫得其要亦嘗計之否飛曰昔人有言河北

視天下如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言人之一身珠璣可無而四肢不可暫失也本朝之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綿亘不相應接獨特河北以為固苟以精甲健馬憑據要衝深溝高塹峙列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則敵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

有嘗思及童貫取燕雲事為失策國家用兵爭境土有其尺寸之地則得其尺寸之用因糧以養其兵因民以實其地因其素習之人以為鄉導然後擇其要害而守之今貫不務以兵勝而以賄求敵人既得重賄陽諾其請收其糧食徙其人民與其素習之士席卷而前付之以虛空無用之地國家以為燕雲真我有矣則竭天下之財力以實之不知要害之地實彼所據彼俟吾安養之後一呼而入故取燕雲而不志諸關是以虛名受實

禍也河南河北正亦類此今朝廷命河北之使而
以招撫為名越河以往已半為敵人之區將何以
為招撫之地為招撫職事計直有盡取河北之地以為
京師援耳不然天下之四肢絕根本危矣異時敵既得
河北又侵河南要險既失莫可保守幸江幸淮皆未可
知也招撫誠能許國以忠稟命天子提兵壓境飛以偏
師從麾下所向惟招撫命耳一死烏足道哉所大悅借
補武經郎命飛從都統制王彥渡河至衛州新鄉縣金

兵勢盛彥軍石門山下飛約彥出戰不進飛疑彥有它志抗聲謂之曰二帝蒙塵敵據河朔臣子當開道以迎乘輿今不速戰而更觀望豈真欲附敵耶彥默然彥幕下有勸彥殺飛者彥不應飛怒起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舞而示諸軍諸軍鼓譟爭奮遂拔新鄉擒千戶阿勒班又與萬戶王崇戰敗之明日將戰侯兆川飛預戒士卒曰吾已兩捷彼必併力來吾屬雖寡當為必勝計不用命者斬及戰士卒多重傷飛亦被十餘創與軍中士皆

死戰卒破之獲士馬不可勝計夜屯石門山下或傳敵騎復至一軍皆驚飛堅卧不動敵卒不來糧盡累日殺所乘馬以饗士間走彥壁乞糧彥不與乃引所部益北擊殺又戰於太行山獲馬數十匹擒拓跋葉烏居數日復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敵帥所謂黑風大王其號者走其衆三萬敵兵破膽飛自知不為彥所容乃自以一軍歸宗澤澤以為留守司統制未幾澤死杜充代之建炎二年合別將與金人戰於胙城縣大敗之又

戰於黑龍潭龍女廟側官橋皆大捷擒女真李千戶渤海漢兒軍送留司七月從間勅保護陵寢八月三日與金人大戰汜水關敵騎將馳突飛躍馬左射殺之敵衆亂奮擊大破之留守司檄飛留軍竹蘆渡與敵相持糧盡飛密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交縛兩束四端然火夜半皆舉敵疑救兵至驚潰追襲大破之以奇功轉武功郎三年正月賊王善曹成張用董彥政孔彥舟率衆五十萬薄南薰門外鼓聲震地充謂飛曰京師

存亡在此舉也飛兵纔八百人衆懼不敵飛曰賊雖多
不整也吾為諸君破之左挾弓矢右運鐵矛帥數騎橫
衝之其軍果亂後騎皆死戰自午及申賊衆大敗轉武經
大夫杜叔五孫海圍東明縣飛戰擒之轉武畧大夫借
英州刺史三月王善圍陳州縱兵出掠充檄飛從都統
制陳淬合擊之飛遣偏將岳亨以遊騎絕其行剽之路
獲其餉卒牛驢善兵不敢復出二十一日戰於清河大
敗之擒其將孫勝孫清以歸所降將卒甚衆轉武德大夫

授真刺史四月又檄從淬合擊善衆六月二十日飛次
崔橋鎮西遇善軍敗之飛單騎與岳亨深入執馘以還
杜充棄京師之建康飛說之曰中原之地尺寸不可棄
況社稷宗廟在京師陵寢在河南尤非它地比今一舉
足此地皆非我有矣它日欲復取之非捐數十萬之衆
不可得也充不聽遂從之建康師次鐵路步與賊首張
用戰敗之至六合檄討李成破之盤城成退保滁州充
命王瓊討之瓊提兵至梁路徘徊不進輜重在長蘆成

遣輕騎五百襲奪之不獲掠民百餘人劫裴凜犒軍銀絹飛方渡宣化鎮聞之急以兵掩擊賊兵殲焉得其梟將馮進還所掠之人成奔江西璿竟不至滁而返十一月金人大舉兵與李成共寇烏江縣充閉門不出諸將屢請不答飛扣寢閣諫之曰勅兵大敵近在淮南睥睨長江卧薪之勢莫甚此時公乃不省兵事萬一敵人窺吾之急而舉兵乘之公既不躬其事能保諸將之用命乎諸將既不用命金陵失守公能復高枕於此乎因流

涕被面固請出視師充應曰來日當至江許竟不出十
八日敵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十七人領兵二萬從
陳淬與之敵戰方酣大將王瓊以數萬衆先遁諸將皆
潰去獨飛力戰會暮後援不至輜重悉為潰兵引以還
士卒乏食乃全軍夜屯鍾山遲明復出戰斬首數千諸
將皆欲叛去戚方首亡為盜麾下亦有從之者飛灑血
厲衆曰我輩荷國家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竹帛
死且不朽若降而為俘潰而為盜偷生苟活身死名滅

豈計之得耶建康江左形勝之地使敵人盤據何以立
國今日之事有死無二輒出此門者斬詞色慷慨士皆
感泣又招餘將曰凡不為紅頭巾者從我於是傅慶劉
經以軍從充竟以金陵府庫與其家渡江降金餘兵皆
西北人素服飛恩信有密說以俱叛而北者飛陽許之
有頃其首領各以行伍之籍來飛按籍呼之以爾等之
衆且強為朝廷立奇功取中原身受上賞乃還故鄉豈
非榮耶必淨洗舊念乃可相附其或不聽寧先殺我衆

懽呼曰惟統制命遂盡納之烏珠入臨安飛領所部邀擊之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斬一千二百一十六級擒其將女真漢兒王權等二十四人俘諸路簽軍首領四十八人察其可用者結以恩信遣還敵中令夜斫營燒毀七稍九稍砲車及隨軍輜重器械乘其亂縱兵交擊大敗之俘殺甚衆駐於廣德之鍾村時糧食盡飛資糧於敵且以家貲助之與士卒最下者同食將士常有饑色獨畏飛不敢擾民市井販鬻如常時敵之簽軍涉其

地者皆相謂曰岳爺爺軍也爭來降附前後計萬餘人敵侵溧陽縣飛遣劉經將千人夜半馳至縣擊之殺獲五百餘人生擒女真漢兒軍同知溧陽縣事渤海太師李薩巴等一十二人及千戶瑠格建炎四年正月金人攻常州守臣周杞遣官迎飛從之且欲據城堅守扼敵人歸路以立奇功會城陷未及行郭吉在宜興掠吏民令佐聞飛名奉書邀飛且謂邑之糗糧可給萬軍十歲飛得書遂赴宜興及境吉已載百餘舟逃入湖矣飛遣部

將王貴傳慶將二千人追而破之驅其人船輜重以還羣盜馬舉林聚精銳數千人飛遣辨士說之盡降其衆有張威武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手擒斬之收其軍常之官吏士民棄其產業趨宜興者萬餘家邑人德之圖其象以祠之曰父母生我也易將軍之保我也難四月金人再犯常州飛邀擊四戰皆捷擁溺河者不勝計擒女真萬戶少主貝勒漢兒李謂等十一人復尾襲之於鎮江之東戰屢勝詔就復建康飛即將兵以往二十五日

戰於清水亭金人大敗橫屍十五里餘馘耳有金銀鐸者一百七十五級擒女真渤海漢兒軍四十三人獲其馬甲一百九十三弓箭刀旗金鼓三千五百一十七五月烏珠復趨建康飛設伏於牛頭山上待之夜令百人衣黑衣混敵中擾其營敵驚自相攻益邏卒於營外飛潛令壯士銜枚於其側伺而擒之初十日烏珠次於龍灣要索城中金銀縑帛騾馬及北方人飛以騎三百步卒二千人自牛頭山馳至南門新城遂戰大敗烏珠之

衆所獲負而登舟者盡以戈殪其人於水物委於岸者如山之積斬首約三千餘級僵屍至十餘里降其卒千餘人萬戶千戶二十餘人得馬三百匹鎧仗旗鼓以數萬計牛驢輜重甚衆烏珠奔淮西飛入城撫定敵無一騎留者六月獻俘行在所上詢所俘人得二聖音問感動久之飛奏曰建康為國家形勢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比張俊欲使臣守鄱陽備敵人之擾江東西者臣以為彼若渡江必先二浙江東西地僻亦恐重兵斷

其歸路非所向也臣乞益兵守淮拱護腹心上嘉納賜鐵鎧五十金帶鞍馬鍍金鎗百花袍褒嘉數四初叛將戚方掠扈成軍老稚以歸方詐約成盟還所掠伏壯士殺之屠其家成死其部曲相率歸於飛廣德守亦以書告急於飛會有詔飛討之飛以三千人行營於苦嶺時方發兵斷官橋以自固飛矢著橋柱方得之大驚遂遁飛遣傳慶等追之不獲俄益兵來飛自領千人出凡十數合皆勝方復遁去飛窮追不已方困知必不免會張

俊來會師方亟降俊俊置酒令方出拜號泣請罪俊力
為懇免飛謂俊曰招討有命飛固當稟從然飛與方同
在建康方遽叛去固嘗遣人以逆順諭之不聽屠戮生
靈騷動郡縣又誘殺扈成而屠其家且拒命不降比諸
凶為甚安可賞俊再三請飛呼方謂之曰招討既赦爾
死宜思有以報國家方再拜謝立於左當廣德之戰也
方以手弩射飛中鞍飛收矢於箠曰他日擒此賊必令
手折之以就戮至是取矢與方方寸折之惟謹流汗股

粟不敢仰視時有刪定官邵緯上書廟堂言飛驍武沈
毅而恂恂如諸生頃起義河北常以數十騎乘險據要
却敵人萬騎之軍又常於京城南薰門外以八九百人
破王善張用五十萬之衆威震夷夏而身與士卒之下
者同食民間秋毫無擾如慮金人留軍江南為東南之
患則奮不顧身克復建康為國家取形勝咽喉之地江
浙平定其力也廟堂以其書奏七月宰臣范宗尹奏事
因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上曰飛杜充愛將充

失臣子之節而能用飛有知人之明遷飛武功大夫昌
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飛辭通泰之命願
以母妻并二子為質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招集兵
馬掩殺金兵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
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報聞八月金人攻楚州急發書
樞密院趙鼎遣張俊援之命飛隸俊節制俊辭曰敵之
兵不可當也趙立孤壘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
搏虎并亡無益鼎再三辨俊亦再三辭鼎奏曰俊若憚

行臣願與之偕俊復力辭乃詔飛率兵腹背掩擊令劉
光世遣兵而以飛隸光世節制上數使人促光世親率
兵渡江光世行幕下或止之遂已上聞之乃顧鼎曰移
文不足以盡意卿可作書與光世詳言之鼎移書光世
又不肯行時雖已詔飛行而飛方自行在歸宜興盡提
所部兵赴鎮初未知也十九日飛發宜興二十三日軍
至江陰俟舟飛聞警輕騎而先二十六日入泰州未眎
事籍郡敢勇士及部轄使臣效用責其願從軍狀盡收

其馬寘之教場集射而取中的多者得自擇一馬畢射
得百人以賜甲五十副并作院甲五十與之分為四隊
常置左右初九日飛軍既濟二十日抵承州轉戰彌月
三戰皆大捷殺其大將高太保擒女真契丹渤海漢兒
軍又俘阿主貝勒及琳沁阿主里白打里富色呼酋長
七十餘人送行在上賜札褒嘉并賜金注腕一環十金
人既陷承楚詔光世措畫保守通泰時飛在承州泰州
盜起王招寇城東張榮寇城北詔飛還守通泰乃旋師

自北炭村至柴墟屢戰皆捷謀報金人併兵二十萬將取通泰俄光世違詔不遣救兵飛以聞十一月有詔泰州可戰即戰可守即守如其不可且於近便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顧敵勢盛泰無可恃之險初三日金軍退保柴墟戰於南霸塘金人大敗擁入河流者不可勝計相持累日而泰州為鎮撫使分地不從朝廷命餉軍糧餉絕剗敵屍以食初五日乃下令渡百姓於陰砂飛以精騎二百殿金人望之不敢逼遂屯江陰時劇賊

原闕

次定四庫全書

金陀續編

十九

金陀續編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金佗續編卷十八

宋 岳珂 撰

百氏昭忠錄卷二

章尚書穎經進鄂王傳之二

原闕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金陀續編

大破成軍降其卒二萬餘人獲馬二千匹追之兵自武寧縣至江州道中殺及降三萬人成自獨木渡趨蘄州飛以騎軍追之又發步卒渡水夾擊之殺其將馬進孫建及他首領甚衆晝夜走饑困死者什四五至蘄州又降其卒萬五千人獲馬二千餘匹棄器甲金帛無數成走降偽齊江淮平相州人張用有勇力號張莽蕩其妻尤勇帶甲上馬敵千人自號一丈青以兵五萬寇江西俊召飛語之曰非公無可遣者問用兵幾何飛曰以飛

自行此賊可徒手擒俊因以步兵三千益飛飛至金牛
頓兵遣一兵持書諭之曰吾與爾同里人忠以告汝南
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也今吾自將在此汝欲戰
則出戰不欲戰則降降則朝廷錄用各受寵榮不降則
身殞鋒鏑或為俘囚雖悔何及用與妻得書拜曰果吾
父也敢不降遂俱解甲飛受其降以歸俊謂僚佐曰岳
觀察之勇略吾與汝曹俱不及也又招降馬進餘黨之
潰者數萬人飛汰其老弱得精兵萬餘人以歸俊俊奏

功飛第一七月充神武副軍統制命權留洪州彈壓盜賊十月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為陷邵武軍江西安撫大使李回檄飛分兵三千保建昌軍二千保撫州飛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游騎望見相戒勿犯民賴以安十一月賊將姚達饒青以萬餘人逼建昌飛遣王萬徐慶將建昌之軍討之擒青達十二月陞神武副軍都統制紹興二年正月詔以飛治軍整肅勇於戰鬪賜衣甲一千副時飛年三十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

歷湖湘執安撫使向子諲據道州賀州二月命飛以本
職權知潭州兼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且以韓京吳
錫及廣東西峒丁刀弩手將兵土軍弓手民兵與飛會
以捕成又付之牌以金書并黃旗十招降羣盜十七日
飛發洪州成聞飛來謂其人曰岳家軍來矣乃預令其
軍分路逃去十九日成引兵趨全永犯廣西獨留其中
軍乘飛未至縱兵肆掠三十日飛至茶陵先遣兵趨郴
及桂陽伺成動息有詔察其受招與否為進退飛數以

上意諭之成不聽飛乃上奏曰內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服遠比年羣盜競作朝廷務廣德意多命招安故盜益玩威不畏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若不略加勦除蠶起之寇未可遽殄詔許之閏四月入賀州境成軍於太平場飛未至賊屯數十里按兵立柵會得成謀者縛而坐之帳下有間飛出帳召軍吏調兵食吏曰糧且盡矣柰何飛曰促之耳不然且返茶陵以就餉已而顧見成謀者以手循耳頓足而入乃令逸之謀至

成軍言之成大喜期明日來追飛軍是夜飛命士蓐食
夜半悉甲趨遼嶺初五日未明已破太平場軍盡殲其
守隘之兵而焚其營成大驚明日進兵距賀城二十里
成募賊願戰者三萬餘人據山險捍官軍飛麾兵掩擊
賊衆大潰追至城東江岸成奔桂嶺路詔不以遠近追
捕又以暑月暴露降勅撫諭飛進兵趨桂嶺其地有北
藏嶺上梧關蓬嶺號為三關隘成先引兵據北藏嶺上
梧關自以為得地飛至成以都統領王淵迎戰飛麾兵

疾馳不陣而鼓之淵軍大潰殲其守隘者奪二隘而據之成亟遁去十三日成復選銳將自北藏嶺夾擊官軍飛以兵迎之成敗馘二萬五千餘級獲其弓箭刀槍無數成又自桂嶺為營至北藏嶺亘六十餘里所據皆山險溪澗道人馬不可並行成自守蓬嶺賊衆十餘萬皆河北河東陝西之潰卒驍勇健鬪飛所部纔八千人而騎最少不及成軍什之一十五日飛進兵蓬嶺分布嶺下一鼓登之成軍四潰所殺及掩入溪水者不知其數

成自投嶺下得駿馬而逃飛舉其寨有之及其槍刀金鼓旗幟歸其所擄人民於田里擒其將張全成竄連州飛呼張憲王貴徐慶謂之曰曹成敗走餘黨盡潰慮其復聚為盜今遣汝等三路招降若復違拒誅其酋而撫其衆謹無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陽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凡降者用其酋領而給其食乃益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其徒有郝政者率衆走沅州欲為成報仇為張憲所擒其將楊

再興走躍入澗中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縛飛見再興竒其貌釋之曰吾不汝殺汝當以忠義報國家後卒為名將死於戰嶺表悉平時盛夏行師煙瘴之地賊兵以疾死者相繼而官軍無一人疾癘者蓋拊循之有方也六月十一日授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依前神武副軍都統制初詔飛平曹成日赴行在尋以江州為控扼要地命飛以兵及韓京吳錫軍屯江州比入江西境安撫大使李回檄令招殺馬友將郝通之衆

飛遂至筠州降之選其兵得精兵一萬八千人因奏所得兵足以防江韓京吳錫更不須發乃以京錫撥隸荆湖廣南宣撫司馬友復犯筠州及聞飛軍來遽逃去軍至江州劉忠之餘黨四十餘人寇蘄之廣濟縣又李通已受招安在司公山不肯出令飛掩捕悉平之李回奏以舒蘄光黃接漢陽武昌盜賊並委飛招捕十二月亡將李宗亮誘張式以兵叛紹興三年正月宗亮式夜至筠州焚剽飛遣徐慶傳選捕滅之二月上遣鄭壯賫金

蕉酒器如賜韓世忠禮詔飛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
奏飛提兵素有紀律人情恃以為安今飛以軍赴行在
恐民不安盜復起乃不果行又以親札賜李回令專委
飛捕盜時虔吉盜羣起吉則曰彭友曰李動天及以次
首領稱號尤僭虔則有陳顥羅閑連兵數十萬寨五百
餘所相表裏拒官軍侵寇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
昌汀潮邵武諸郡李回奏乞專委捕討廣東宣諭明橐
亦奏虔賊為二廣患欲飛招捕知梧州文彥明奏虔州

鹽寇入廣東乞委飛討之亦連奏以飛為請上始專以
虔吉寇付飛平之四月飛至虔州聞彭友立柵於固石
洞儲蓄甚富飛至則已離固石洞悉其兵至零都俟官
軍飛遣辨士二人說之賊曰為我語岳承宣吾寧敗不
肯降毋以虛聲恐我遂與戰友躍馬馳突飛麾兵擊之
擒友等於馬上餘悉散走餘屍滿山谷獲衣甲器械無
數還其所掠二萬餘人餘酋復退保固石洞洞之山特
高水環之止一徑可入飛頓兵瑞金縣自領千騎至固

石復遣說之不從飛乃列騎山下皆重鎧持滿黎明遣
死士三百疾馳登山賊衆大亂山下鳴鼓呼譟賊皆棄
山而下為列騎所圍疾呼勾命倉猝投墜而死者衆飛
令止殺悉聽下山投降或請戮之飛蹙然曰愚民殺之
何益且主上既赦其人矣命籍其金帛入備邊激賞庫
擇其勇銳者隸諸軍餘悉縱之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
賊以次敗降擒賊大小首領五百餘人初隆祐后至章
貢軍民逆命有密旨令屠虔城飛既平諸寇乃駐軍三

十里上疏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飛請至再上乃賜曲赦仍詔飛裁決六月飛入城論囚以諸囚罪之尤者數人誅之餘悉稱詔貫之時又有劉忠之將高聚犯袁州飛遣王貴擊之擒聚及其徒二百餘人降其衆三千殺其僞統制方某又張成亦以三萬人犯袁州陷萍鄉復遣王貴擊之成敗走王貴焚其寨殺死甚衆俘五百人明日復戰遂擒成悉降其衆七月詔飛趙鼎奏虔民習於頑累年為患飛雖已平蕩恐大軍起行之後復嘯聚請留五

千人屯虔州又以密院之請分三千人屯廣州一萬人屯江州九月飛至行在所上使人諭飛令繫金帶上殿十三日入見撫勞再三賜衣甲馬鎧弓箭各一副金線戰袍金帶手刀銀纏槍戰馬海皮鞍各一賜御札於旗曰精忠岳飛令行師必建之又賜雲弓箭戰袍銀纏槍各一犒其軍甚厚十五日詔落階官授鎮南軍承宣使依前神武副軍統制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十八日諭旨三事令飛於江州興國南康一帶駐劄諸屯軍馬許

遇緩急抽差一也江上有軍期急速與制置會議不及
隨宜措置二也舒蘄兩州增隸飛節制三也二十日賜
銀二千兩犒所部將士二十一日除江南西路制置使
二十四日除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二十七日以李
山軍馬隸飛二十九日改差神武後軍統制仍制置使
十一月令王玠折彥質遣吳全吳錫兩軍並聽飛節制十
二月以李橫牛舉隸飛時偽齊使李成合金兵五十萬
大舉南寇攻陷襄陽及唐鄧隨郢州信陽軍故鎮撫刺

史如李橫李道瞿琮董先牛皋等俱失守偽齊於每郡
置將又湖寇楊么與偽齊交通欲分舟船五十艘攻岳
鄂漢陽蘄黃順流而下李成以兵三萬益楊么舟師自
提兵十七萬由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朝廷患之始
命於江南北岸水陸戰守處常為備又命於興國大冶
通洪州之路為隄防多遣間探日具事宜以聞又命備
鄂黃等州及漢陽軍又於下流鄂岳備賊營之潛渡為
寇者飛與幕府僚吏語及二寇或問將何先飛曰襄漢

既復李成喪師而逃楊么失助矣第申嚴下流之兵以備之然後鼓行紹興四年三月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乃奏乞復襄陽六郡以為今欲恢復不可不爭此土宜及時攻取以除心膂之病上以諭輔臣趙鼎鼎奏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於是以親札報飛曰今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卿收復襄陽六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追奔之際無出李橫樗界畫一之目以湖北帥司統制官顏孝恭崔邦弼兩軍并荆南鎮撫使司馬軍

並聽飛節制諸州既復並許隨宜差官防守如城壁不堪守禦則移治山寨或用土豪或用舊將牛皐等主之四月令神武右軍中軍各選勝被甲馬百匹付飛軍二十五日金東帶三賜飛將佐五月除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提兵至郢州偽將京超勇悍號萬人敵以蕃漢兵萬餘人來飛渡江至中流顧謂幕屬曰飛不擒賊復舊境不涉此江初五日抵城下飛躍馬環城以策指東北敵樓顧謂衆曰可賀我也超乘城以拒飛使張

憲問之曰爾曹受國家恩厚何得叛從劉豫超謀主劉
揖出應曰今日各事其主毋多言也飛怒甚會軍正告
糧乏飛問糧餘幾何曰可再飯飛曰可矣當以翌日已
時破賊黎明鼓衆薄城一麾並進衆皆登城超投崖而
死殺士卒七千人積屍與天王樓齊高劉揖就縛至飛
前責以大誼南鄉斬之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偽
將王嵩聞憲慶來不戰而遁退保於隨飛遣牛勣裹三
日糧往未盡三日城已拔執嵩斬之得士卒五千人復

隨州飛領軍趨襄陽李成聞飛來引軍出城四十里迎戰左臨襄江王貴牛臯等即欲攻之飛笑謂之曰且止此賊屢敗予意其更事多必練習今其疎暗如故步卒之利在阻險騎兵之利在平曠成乃左列騎兵於江岸右列步兵於平地雖有衆十萬何能為乃舉鞭指貴曰爾以長槍步卒由成之右擊其騎兵指臯曰爾以騎兵由成之左擊其步卒合戰馬皆應槍而斃後騎不能支退擁入江人馬俱溺激水高丈餘步卒死者無數成軍夜

適復襄陽駐兵城中偽齊益李成兵屯襄江北新野市號三十萬欲求復戰飛先遣王萬以兵駐清水河以餌之飛繼往六月五日賊悉其衆以衝官軍萬與飛夾擊之敗之六日復戰又敗之使萬追擊橫屍二十餘里上賜札曰李成益兵而來我師大捷乃卿無輕敵之心有勇戰之氣之所致也因以見賊志之小小耳常降親札令卿條具守禦全盡之策若少留將兵恐復為賊有若師徒衆多則饋餉疲勞乃自困之道卿必有以處此飛

奏曰臣竊觀金與劉豫皆有可取之理其所愛惟金帛
子女志已驕惰劉豫僭臣賊子雖以儉約結民而人心
終不忘宋攻討之謀正不宜緩苟歲月遷延使得修治
城壁添兵聚糧而後取之必倍費力陛下淵謀遠畧非
臣所知以臣自料如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
恢復故疆民心効順誠易為力此則國家長久之策也
在陛下睿斷耳如姑以目前論襄陽隨郢地皆膏腴民
力不支若行營田之法其利為厚今將已七月未能耕

壑來春即可措畫陛下欲駐大兵於鄂州則襄陽隨郢量
留軍馬又於安復漢陽亦量駐兵兵勢相接漕運相繼
荆南聲援亦已相接江淮荆湖皆可奠安六州之屯且
以正兵六萬為固守之計就撥江西湖南糧斛朝廷支
降券錢為一年支遣候營田就緒軍儲既成則朝廷無
餽餉之憂進攻退守皆兼利也惟是葺理之初未免艱
難必仰朝廷有以資之基本既立後之利源無有窮已
又此地秋夏則江水漲隔外可禦寇內足以運糧至冬

後初春江水淺溢吾資糧已備可以坐待矣於今所先
在乎速備糧食斟量屯守之兵可善其後臣今亦候糧
食稍足即過江北雖金齊兵勢衆多臣當竭力勦戮不
敢少負陛下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王瓊以大兵六萬討
楊么未平營田之議自是興矣七月進兵鄧州聞李成
與金人劉合貝勒陝西敵兵會於西北置營三十餘所
以拒官軍飛遣王貴等由光化路張憲等由橫林路會
師掩擊憲至鄧州城外三十里遇敵兵數萬迎戰王萬

董先各以兵出奇突擊敵衆大潰降執金官楊德勝等二百餘人得兵仗甲馬以萬計劉合貝勒僅以身免敵將高仲以餘卒退保鄧城閉門堅守十七日飛引兵攻城將士皆不顧矢石蟻附而上一鼓拔之生擒高仲復鄧州上聞之喜謂胡松年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松年曰惟其有紀律所以能破敵捷奏至後殿進呈上曰岳飛籌略頗如人意令降詔獎諭仍遣中使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并問勞將佐犒賞有差二

十三日復唐州又復信陽軍擒偽知通凡五十人襄漢
悉平川陝貢賦綱馬之路始通飛辭制置使乞委任重
臣經畫荆襄詔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為沿江上流
控扼要害之所乞令飛鄂岳州屯駐不唯江西藉其聲
勢而湖南二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襄陽隨郢唐鄧信
陽並為襄陽府路隸飛移屯鄂州二十五日除清遠軍
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仍神武後軍統制特封
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金束帶

一九月

缺

劉豫舉兵七十萬聚糧入寇二十一日詔

備軍馬舟船於衝要控扼之地分布防禦時諜探動息
及備禦次第以聞二十五日詔飛為荆襄武昌控扼計
仍圖楊么二十七日詔飛察敵情嚴為之備二十九日
詔令凡控扼處分兵嚴備有警率將士竭力捍禦十月
五日詔令疾速措置更遣諜探日一具奏敵兵侵淮圍
廬州上賜札曰近來淮上探報緊急朕甚憂之已降指
揮督卿全軍東下卿夙有憂國愛君之心可即日引道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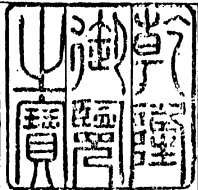
程前來朕非卿到終不安心卿宜悉之飛奉詔出師池
州先遣牛臯渡江十二月飛自提兵趨廬州與臯會上
遣李庭幹賜飛香藥并賜札撫問時偽齊已驅甲騎五
千逼城臯以所從騎逃謂敵衆曰牛臯在此爾輩何為
見犯敵衆愕然相視及張岳字旗與精忠旗示之敵衆
不戰而潰飛謂臯曰必追之去必來復臯追擊三十餘
里敵衆相踐

原闕

旬荆南鎮撫使解潛遣史安湖南及諸軍遣晁遇十七人邵守和璟亦累遣人招諭賊皆殺之至是所遣使叩頭伏地辭飛叱之起曰吾遣汝汝不死使受命以行至賊巢即厲聲呼曰岳節使遣我來諸寨開門延之以檄授賊皆捧檄跪誦或問岳節使安否么之部將黃佐謂其人曰岳節使號令如山不可玩若與之戰萬無生全理不如速往就降岳節使誠信人必善遇我遂率所部詣潭降飛釋其罪撫勞之以聞於朝擢佐武義大夫閤

門宣贊舍人賞與特厚佐出復單騎按其部問勞亦至
明日召佐使坐具酒飲酣飛撫佐背謂曰子真大丈夫
知逆順禍福況子姿力雄鷲不在時輩下果能為朝廷
立功名一封侯豈足道哉欲遣子復至湖中視有便利
可乘者擒之可以言語勸者招之子能卒任吾事否佐
感泣再拜願以死報乃遣佐歸湖中又有戰士三百餘人
來降飛皆委曲慰勞命其首領以官優給銀絹縱之有
復入湖中者亦不問歸數日又有二十人來降飛待之

如前時張浚以都督軍至潭帥參政席益與浚語及之
益疑飛玩寇欲奏聞浚笑曰岳侯忠孝人也足下何獨
不知用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乃止



金陀續編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佗續編卷二十九至
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王宮

欽定四庫全書

金匱續編卷十九

宋 岳珂 撰

百氏昭忠錄卷三

章尚書穎經進鄂王傳之三

四月黃佐襲周倫寨擊之倫大敗走殺之及掩入湖死者衆禽其統制陳貴等九人奪衣甲器仗無數焚其寨柵糧船無遺者佐遣人馳報飛即上佐功轉武功大夫

仍撫勞所遣將士第功以聞統制任士安慢王璵令不戰飛鞭士安百使餌賊曰三日不平賊斬之士安乃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及所見止士安等軍賊乃併兵攻之飛遣兵設伏士安戰垂急伏乃四起擊之賊敗走獲戰馬器甲無數追襲之殺獲不可勝計士安移軍與牛臯屯龍陽舊縣之南逼賊巢賊出攻之官軍迎擊賊又敗走上賜札諭之曰朕以湖湘之寇逋誅累年故特委卿為且招且捕之計聞卿措畫得宜朕甚嘉之五

月詔張浚還浚謂飛曰浚將還矣經營湖寇已有定畫
否飛袖出小圖以示浚曰有定畫矣浚按圖熟視移時
謂飛曰浚視此寇阻險窮絕殆未有可投之隙朝廷方
詔浚歸議防秋盍且罷兵規畫上流俟來年徐議之飛
曰何待來年都督第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都督還朝
在旬日後耳浚正色曰君何言之易耶飛曰王四廂以
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浚曰何如飛
曰湖寇之巢艱險莫測舟師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犯

所長此成功所以難也若因敵人之將用敵人之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之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飛請除來往三程以八日之內俘諸囚於都督之庭浚亦未之信也乃奏曰臣只候六月上旬若見得水賊未下即詔飛來潭州分屯潭鼎人馬規畫上流軍事訖赴行在飛如鼎州六月二日楊欽受黃佐之招率三千餘人乘船四百餘艘詣飛降飛喜私謂左右曰黃佐可任也楊欽驍悍之尤者欽既降賊之腹心潰矣欽自東

縛至庭下飛命釋其縛以所賜金帶戰袍與之即日以
聞授武義大夫又命具酒使王貴主之禮遇甚厚犒賞
其屬有差欽感激其徒皆喜恨降之晚飛乃復遣欽歸
湖中諸將皆力諫飛不荅兩日欽盡說全琮劉詵等降
未降者尚數萬飛詭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
入湖是夜以舟師掩其營并俘欽等其餘黨殺獲略盡
惟么負固不服方浮游湖間夸示神速其舟有望三州
和州載五樓九樓大小德山大小海鰲頭以數百計舟

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水上左右前後俱置撞竿官舟近之輒破又官舟淺小而賊舟高大賊矢石自上而下官軍仰面攻之見其舟不見其人飛伐君山木多為巨筏塞湖中諸港又以腐木亂草自上流浮而下擇水淺之地遣善罵者二千人挑之且行且詈賊不勝憤揮瓦石追而投之俄而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攻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羣舉巨木撞賊舟碎么舉鍾儀投于水已繼之牛羣赴水擒

么至斬首函送都督行府偽統制陳瑄等劫鍾儀之舟
取其金交床金鞍龍鳳簾與其衆來降飛亟領黃佐楊
欽等軍入賊營餘酋皆大驚曰是何神也夏誠劉衡俱
就擒黃誠窘懼亦與周倫等首領二百人俱降牛皐請
曰此寇勞心動衆累年不勦殺何以示威飛曰彼皆田
里匹夫耳始惑於鍾相妖巫之術相聚為姦後又沮於
程吏部欲盡誅雪耻之意故懼而不降苟求全性命而
已今楊么已誅鍾儀亦死餘皆國家赤子徒殺之非主

上好生之意也連聲呼官軍曰勿殺勿殺牛臯服其言而退飛親行諸營慰撫之以少壯有力者籍以為軍老弱給米糧令歸田畝願為民者二萬七十餘戶皆給文書遣之又命悉賊寨之物盡散之諸軍而焚其寨凡三十餘所揭榜青草洞庭不數日行旅之往來居民之耕種如無事時湖湘悉平獲賊舟凡千餘鄂渚水軍之盛遂為沿江之冠自飛與浚言至賊平果八日浚嘆曰岳侯殆神算也即日上之朝上遣內侍傳宣撫問仍賜銀

合茶藥及撫勞將士賜詔褒諭又親札褒其功初夏誠
劉衡等嘗誇其寨柵之固城池樓櫓之盛曰人欲犯我
須是飛來至是其言始驗詔飛兼蘄黃州制置使飛以
目疾乞解軍事上不許又詔飛軍以三十將為額詔飛
為襄陽府路復州漢陽軍鄉村民社置山城水寨處疾
速為條具以聞九月加檢校少保加食邑進封公還軍
鄂州日率將士閱習軍容嚴整張浚按視還以聞十月
賜詔褒諭十二月除荆湖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十五

日賜臘藥二十一日遣使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紹興六年正月太行山忠義保社梁興等百餘人奪河徑渡至飛軍前以聞上曰果爾當優與官以勸來者若此等人來歸方見敵情遂詔飛接納二月兼營田使以詣都督府計事至平江飛自言去在所不遠願一見天顏詔入見面陳襄陽唐鄧隨郢金房均州信陽軍舊隸京西路乞如舊制又奏自復襄陽諸郡未置監司無以按察州縣上皆納之以李若虛為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

刑司公事又令湖北襄陽府路有闕官自知通以下許
飛自擇強明清幹者任之及得薦舉改官陞擢差遣其
蠹政害民贓污不法者得對移放罷十九日陞辭賜酒
器金二百兩士卒犒賞有差都督張浚至江上會諸大
帥於座中獨稱飛可倚以大事乃命韓世忠屯楚以圖
淮陽劉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張俊屯盱眙楊沂中為
俊後翼特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謂飛曰此君之素志
也勉之飛遂屯京西三月易武勝定國兩鎮之節除宣

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邑五百戶飛以宣撫重名自非
廊廟近臣及勲伐高世者不可委授上章力辭詔不許
四月上命至武昌調軍飛丁母周國夫人姚氏憂上遣
使撫問即降制起復勅本司官屬將佐本路監司守臣
躬請眊事賻贈常典外加賜銀絹千匹兩葬事令鄂守
主之飛扶櫬至廬山連表懇辭且乞終喪上悉封還其
章親札慰諭累詔趣起乃奉命復屯襄漢七月命飛凡
移文偽境於宣撫職位中增河東二字及節制河北路

五字八月遣王貴郝政董先攻虢州寄治盧氏縣下之
殲其守卒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上聞之以語張
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山一帶山寨必
有通謀者自梁興之來飛意甚堅十三日遣楊再興進
兵至西京長水縣之業陽偽順州安撫張宣贊孫都統
皆失其名及其後軍統制滿在以兵數千拒官軍再興
出戰斬孫都統擒滿在殺五百餘人俘將吏百餘人餘
悉奔潰明日再戰于孫洪礪破其衆二千復長水縣得

糧二萬石以給百姓官兵於是西京險要之地盡復又得偽齊所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又遣人至蔡州焚其糗糧詔褒之九月劉豫遣子麟姪猗許清臣李鄴馮長寧以我叛將李成孔彥舟闕師古合兵七十萬分道犯淮西劉光世欲捨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乞詔飛以兵東下欲令飛獨當其鋒而已得退保都督張浚聞之以書戒張浚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今日之事有進擊無

退保遂言於上曰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力
沮其議光世竟捨廬州退保采石上憂之乃以親札付
浚曰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俊光世始聽命還戰上猶
慮其不足任復詔飛初飛自收曹成至平楊么凡六年
皆以暑月行師得目疾及是疾愈甚聞詔即日啓行上
亦遣醫官相繼至軍療之會麟敗飛至江州如初詔十
一月十九日奏至上語趙鼎喜其尊朝廷誦司馬光資
治通鑑名分之說以稱之賜札曰聞卿目疾小愈即提

兵東下委身殉國竭節事君於卿見之良用嘉嘆今淮
西賊遁未有它警已諭張浚從長措置卿更不須進發
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行
之亦卿平日之志也飛遂還軍時偽齊於唐州北何家
寨置鎮汝軍屯兵聚糧為窺唐計飛遣王貴董先等攻
毀之有偽五大王劉復擁兵出城迎敵初十日貴等遇
之於大標木依山而陣衆幾十倍一戰俱北橫屍蔽野
直抵鎮汝軍焚其營而有其糧偽都統薛亨以衆十萬

掠唐鄧貴先嚴兵待之既戰陽北俾馮賽以奇兵繞出其後亨果來追先回兵夾擊賊大敗生擒薛亨及偽河南府中軍統制郭德等七人殺獲萬計俘獻行在所謂五大王者以匹馬逃飛奏已至蔡境欲遂圖蔡以規取中原上恐偽齊有兵繼至未可與戰不許然貴等已至蔡州城閉拒未下飛使人諭貴令還貴等還至白塔李成率劉復李序商元孔彥舟王瓜角王大節賈關索併兵來絕貴歸路貴以馬軍迎擊賊兵盡敗追殺五里餘

還至牛蹄賊復益兵追及之有數千騎方渡澗為董先
所擊盡擁入澗中積屍填谷得馬二千餘匹及衣甲器
仗降騎兵三千餘人賊兵之繼至者望見官軍皆引遁
上聞捷大說賜札獎諭遣內侍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
十二月大雪苦寒上以按邊暴露手詔撫勞有曰非我
忠臣莫雪大耻又遣賜馬鞍四鐵簡二香茶藥等傳宣
撫問詔飛赴行在紹興七年正月八見上從容與談用
兵之要因問飛曰卿在軍中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

常奇之日噉芻豆數斗飲泉至一斛然芻粟非精潔則
寧餓不食介而馳其初若不甚疾行百餘里始振鬣長
鳴奮迅不已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
汗若無事然此致遠之材也然值復襄陽平楊么相繼
以死今所乘者不然日所食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
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未及百里力竭汗喘殆欲
斃然此駑鈍之材也上稱善久之曰卿今議論極進二
月除飛起復太尉加食邑賞商號等功也繼除宣撫使

兼營田使三月扈從至建康十四日以劉光世所統王德慶瓊等兵五萬二千三百一十二人馬三千一十九匹隸飛且詔王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乃數見上論恢復之略以為劉豫者金人之屏蔽必先去之然後可圖因慷慨手疏言臣自國家變故以來從陛下於戎伍有致身報國復讎雪耻之心幸憑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效陛下錄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臣

一介賤微寵榮超躡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
濟恢圖臣實何人誤辱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夜思
以圖報稱臣竊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
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而攻中國尼瑪哈因得休
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不測臣謂不以此時稟陛下睿
筭妙略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
河故地漸復則金人之詭計日生寢益難圖臣愚欲望
陛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敵莫測臣之舉措得便

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彼必棄汴京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至於東京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使下臣然後分兵瀋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父子斷必成擒大遼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滅之理為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於此舉假令汝穎陳蔡堅壁清野商於號略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於餽運臣須斂兵退保上流彼必襲而南臣俟其來當帥

諸將或挫其銳或待其疲敵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徐圖再舉設若彼見上流進兵併力侵軼淮上或分兵攻犯四川臣即長驅擣其巢穴使困於奔命勢窮力殫今年未終平殄來歲必得所欲陛下還歸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惟陛下所擇也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蓋慮周而足用也今臣部曲遠在上流去

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
深入陝洛而在軍卒伍有饑餓而死者臣故亟還前功
不遂遂使忠義之人陷於偽齊者旋被屠殺皆臣之罪
今日惟陛下戒勅有司廣為儲蓄俾臣得以一意靜慮
不以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必能濟此大事異時
迎還太上皇帝寧德皇后梓宮奉邀天眷以歸故國使
宗廟再安萬姓同歡陛下高枕萬年無北顧之憂臣之
志願畢矣疏奏上以親札荅之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

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朕
一以委卿又賜親札曰前議已決進止之機委卿自專
先發制人正在今日不可失也飛復奏述前志賜札報
曰覽卿近奏銳然以恢復為請豈天實啓之將以輔成
朕志行遂中興耶又令節制光州方率厲將士將合師
大舉進圖中原會秦檜主和議忌其成功沮之其議遂
寢王德鄺瓊之兵亦不復畀之矣夏奉詔詣都督府與
張浚議事時王德與鄺瓊之兵猶未有所付浚語飛曰

王德之為將淮西軍之所服也浚欲以為都統制而命
呂祉以都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淮西一軍多叛亡
盜賊變亂反掌間耳王德酈瓊等吏素不相下一旦握
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旅不足
以服其衆必擇諸大將之可任者付之然後可定不然
此曹未可測也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張宣撫宿將飛
之舊帥也然其為人暴而寡謀且酈瓊之所素不服或
未能安反側浚又曰然則楊沂中耳飛曰沂中之視德

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艱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
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然豈以得兵為念
耶即日上奏乞解兵柄步歸廬山廬於周國夫人墓側
浚怒以兵部侍郎張宗元為湖北京西宣撫判官監其
軍宗元日閱部伍心服飛之能上連詔飛還軍飛力辭
詔軍吏造廬以死請乃趨朝既見猶請待罪上知其故
優詔荅之俾復其位而還宗元宗元歸復於上曰將帥
輯和軍旅精銳人懷忠孝衆和而勇皆飛訓養之所致

上大悅賜詔褒諭飛上疏曰逆豫逋誅尚穴中土陵寢
乏祀皇圖偏安陛下六飛時巡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
愚婦咸願伸鋤奮挺以致死于敵而陛下審重此舉累
年于茲雖嘗分命將臣鼎峙江漢僅令自守以待敵不
敢遠攻而求勝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來
蘇之望日以衰息歲月易久汙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
可以轉移此其利害誠為易見臣待罪閭外不能宣國
威靈致神州隔於王化叛臣穴於宮闕死有餘罪敢逃

司敗之誅陛下比者寢間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
日尚未決策北向臣願於此時上稟陛下睿筭不煩濟
師止以本軍進討庶少塞瘼官之咎以成陛下寤寐中
興之志順天之道因民之情以曲直為壯老以逆順為
強弱萬全之效茲焉可必惟陛下力斷而行之疏奏御
札報曰覽卿來奏備見忠誠深用嘉歎恢復之事朕未
嘗一日敢忘于心正賴卿等乘機料敵力圖大功如卿
一軍士馬精銳紀律修明鼓而用之可保全勝卿其勉

之副朕注意飛奉詔將行乃復奏以為錢塘僻在海隅
非用武之地臣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帥
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之所向人人用命臣仗
國威靈鼓行北向未報而酈瓊叛初飛既還軍張浚竟
用呂祉為宣撫判官王德為都統制護其軍瓊果大譟
訟德於浚浚乃以張俊為宣撫使楊沂中為制置使呂
祉為安撫使而召德以本軍還為都督府都統制瓊益
不服擁兵詣祉執祉以北道殺之盡其衆七萬走偽齊

降金人懼豫得兵多頗分散其兵糧廩亦不厚去降者皆有悔意至是浚悔不用飛言於是上詔報以兵叛之後事既異前遷都之舉宜俟機會飛復上奏云叛將負國臣竊憤之願進屯淮甸伺金齊機便奮擊期於破滅降詔獎諭而不許詔飛以舟師駐於江州為淮浙聲援時聞金已廢偽齊先是六年飛在襄漢豫兵連衄其爪牙心腹之將或擒或叛雖已不振然依金人之勢猶可以立飛知尼瑪哈主豫而烏珠常不足於尼瑪哈可以間而

動是年十月謀報烏珠欲與豫分兵自清河來上令飛
為備俄烏珠遣謀者至為邏卒所獲縛至前吏請斬之
飛愕視曰汝非張斌耶本吾軍中人也引至私室責之
曰吾嚮者遣汝以蠟書至齊約誘致四太子而共殺之
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帝已許我今年冬以會合
寇江為名致四太子於清河矣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
我耶謀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偽齊同謀誅烏珠
事且曰八月交鋒我窮力相攻彼已不疑江上之約其

遂矣事濟宋與齊為兄弟國因謂謀者曰汝罪萬死吾
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宜以死報刳股納書厚幣
丁寧戒勿泄謀唯唯拜謝而出復召之還益以幣重諭
之乃遣至於再三謀徑抵烏珠所出書示之烏珠大驚
馳白其主於是清河之警不復聞豫隨廢奪飛上奏謂
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豫之廢
也金懼中原有變乃給謂人曰且迎少帝來矣謂欽宗
也百姓日夕延頸以俟久而不然而勢且定矣金假手

於豫以撫定梁宋齊魯之地豫竭力結尼瑪哈烏珠惡之
又酈瓊之叛金懼其有衆因飛之用間烏珠得以藉口
而行其謀豫之廢蓋一機會也上遣江諮至江州就賜
茶藥酒果及錫宴勞飛且賜手札嘉獎紹興八年飛還
軍鄂州復累請於朝秦檜難之令條具曲折飛歷述利
害以聞不報五月謀報金人駐兵京師順昌淮陽陳蔡
徐宿等郡期以秋冬大舉南寇又分三路兵聲言欲與
飛戰朝廷第令為備命飛明遠斥候習水戰閱軍實為

待敵計不發兵深入飛日夜訓閱更迭調軍屯襄漢守
備而已秋召飛赴行在金人遣使議和將歸我河南地
飛入對上諭之飛曰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
國不臧恐貽後世譏議上默然宰相秦檜聞而惡之已
而金使至和議決上復賜親札歸功于飛紹興九年正
月復河南赦天下飛表謝亦寓和議未便之意十一日
授飛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時三大帥皆以和議成進
秩一等飛獨力辭且謂敵情變詐可憂而不可賀可訓

兵以備不虞不可行賞論功取笑敵人萬一臣冒昧而受將來敵人背盟似傷朝廷之體上三詔猶不受復溫言獎激不得已乃拜飛益訓兵嚴備分遣質信材辯者往伺敵情上方遣齊安郡王士儵等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士儵灑埽實欲觀釁伐敵人之謀且上奏言敵人以和款我者十餘年矣不悟其姦受禍至此今復無事請和此殆必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邊境又豫初廢藩籬空虛故詭為此耳名以地歸我然實寄之也秦檜

知其意即奏新復故地之初正賴大將撫存軍旅賜詔褒諭而止其行又勅飛凡新界官民毋得接納其自北而來者皆送還之所遣渡河之士悉令收隸毋得往來紹興十年夏金人背盟犯拱毫諸州上大以飛言為忠五月下詔命飛竭忠力圖大計頒奇功不次之賞崇戰士捐軀之典開諭兩河忠義之人結約招納賜札曰金人過河侵犯東京復來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義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乘機取勝結約招納等事可

悉從便行之若事體稍重合稟議者即具奏來初豫之未廢也本朝使人張邵留敵中久嘗上其元帥阿魯五書以景延廣之事感動之時又有謂敵之謀齊也久矣豫既立歲遣將數百騎來巡邊豫必出郊迓之所以習之使不疑也豫厚斂以行賂自固而失人心自以為太山之安而不知身已在掌股間久矣及其廢也以一羸馬負之以往而人莫哀之瓊之叛飛之間亦速之也

金佗續編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金佖續編卷二十

宋 岳珂 撰

百氏昭忠錄卷四

章尚書穎經進鄂王傳之四

敵既敗盟飛得警報奏乞詣在所陳機密會劉錡在順昌與敵抗告急詔飛助之飛遣張憲姚政赴順昌復奏請覲奏上遣李若虛至飛軍賜札曰金人再犯東京彼

方在境難以召卿今遣李若虛就卿商量又曰施設之方則委任卿朕不可以遙度也飛遣王貴牛臯董光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提兵自陝以東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分布經略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官軍東援劉錡西援郭浩控金商之要應川陝之師而自以其軍長驅以闕中原將發齋盥閉閣手書密奏言儲貳事其略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志先是

八年秋飛因召對議講和事得詣資善堂見孝宗皇帝
英明雄偉退而喜曰中興基本其在是乎家人問故飛
曰獲見聖子社稷得人矣其乞入見也蓋欲面陳大計
及李若虛來乃上疏言之上得奏歎其忠賜札報曰非
忱誠忠謹言不及此六月授少保兼河南府路陝西河
東河北路招討使飛以無功辭不受上詔諭之曰卿陳
義甚高朕所嘉歎第惟同時二三大帥皆以次受命卿
終辭異乎遽伯玉之用心也飛乃不敢辭尋改河南北

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及糾合之士皆響應相繼
奏功李寶捷於曹州又捷於宛亭縣荆堙殺其千戶三
人及大將鵬旋郎君又捷於渤海廟閏六月張憲敗敵
於潁昌府二十日復潁昌府飛親率大軍去蔡而北上
以飛身先士卒賜札獎諭張憲遂進兵陳州二十四日
破其三千餘騎翟將軍益兵以來復敗之獲其將王太
保復陳州韓常及鎮國大王舍音貝勒再以千騎寇潁
昌二十五日董先姚政敗之是日王貴之將楊成破敵

帥滿都哈五千餘人於鄭州二十九日劉政復劫之于
中牟縣獲馬三百五十餘匹騾驢百頭滿都哈不知存
亡七月一日張應韓清復西京破其衆數千牛臯傳選
捷於京西又捷於黃河上孟邦傑復永安軍初二日其
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於京西其守李成王勝
等以兵十餘萬走棄洛陽歸懷孟時大軍在潁昌諸將
分路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郾城縣烏珠大懼會龍虎大
王號者於東京議以為諸帥皆易與獨飛孤軍深入將

勇而兵精且有河北忠義響應之助其鋒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朝廷聞之以飛一軍為慮賜札俾飛審處自固飛曰敵之技窮矣使誠如諜者言亦不足畏也乃日出一軍挑戰且罵之烏珠怒其敗初八日果合龍虎與蓋天大王號者及其昭武大將軍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岳雲領背嵬遊奕馬軍直貫敵陣謂之曰必勝而後返如不用命吾先斬汝矣鏖戰數十合敵屍布野得馬數百匹楊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烏珠不獲手

殺數百人而反初烏珠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凡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又有號鐵浮屠如牆而進官軍不能當所至屢勝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諸將懼飛笑曰易耳乃命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既相聯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僵屍如丘山烏珠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拐子馬由是遂廢烏珠復益兵至郾城北五里店初十日背嵬部將王剛以五十騎出覘敵遇之奮身先入陣斬其將鄂爾

多貝勒敵大駭飛時出眎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衆卻飛
曰不可爾等封侯取賞之機正在此舉自以四十騎馳
出都訓練霍堅者扣馬諫曰相公為國重臣安危所係
奈何輕敵飛鞭堅手麾之曰非爾所知乃突戰敵陣前
左右馳射士氣增倍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地一鼓攻之
捷聞上賜札曰覽卿奏八日之戰敵以精騎衝堅自謂
奇計卿遣背嵬遊奕迎破其鋒戕其將領實為雋功然
大敵在近卿以一軍獨與決戰忠義所奮神明助之再

三嘉歎不忘於懷時上又遣內侍李世良詣飛軍傳宣撫問賜金合茶藥金千兩銀五萬兩錢十萬緡尋又賜錢二十萬緡半以賞復鄭州兵半以予宣撫司非時支使烏珠又率其衆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于臨潁縣十三日楊再興以三百騎至小商橋與敵遇再興驟與之戰殺敵二千餘人并萬戶薩巴貝勒千戶百人長茂蘓克百餘人再興死之張憲繼至破其潰兵八千烏珠夜遁鄆城方再捷飛乃謂雲曰彼犯鄆城屢失利必回鋒

以攻顯昌汝宜速以背嵬援王貴既而烏珠果以兵十萬騎三萬來於是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敵陣自舞陽橋以南橫亘十餘里金鼓振天城堞為搖雲乃令諸軍勿牽馬執俘視柳而發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進自辰至午戰方酣董先胡清繼之敵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殺其統軍上將軍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戶五人擒渤海漢兒王松壽女真漢兒都提點千戶張來孫千戶阿里布左班祇候承制田瓘以下七

十八人士卒二千餘人獲馬三千餘匹及雪護闌馬一匹金印七枚以獻烏珠狼狽遁去副統軍尼瑪哈貝勒重創輿至京師而死十八日張憲之將徐慶李山等復捷於臨潁之東北破其衆六千獲馬百匹追奔十五里飛上鄆城諸捷上大喜賜詔稱述其事曰自敵人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陣何啻百戰曾未聞遠以孤軍當茲巨敵抗縱橫並集之衆於平原曠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詔復賜錢二十萬緡犒軍是月梁興會太行忠

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裕等破敵于絳州垣曲縣敵入城復拔之擒其千戶劉來孫等一十四人獲馬百餘匹及器甲等又捷於沁水縣復之斬其將阿布納千戶李貝勒它死者不可計又追至于孟州王屋縣之邵原漢兒軍張太保等以所部六十餘人降又追至東陽乃棄營而去追殺三十里獲其所遺馬八匹衣甲刀槍旗幟無數又至濟源縣之曲陽破高太尉之兵五千餘騎屍布十里獲器械槍刀旗鼓甚衆擒者八

十餘人高太尉引懷孟衛等州之兵萬餘人再戰又破之凡死者十之八擒者百餘人得驢騾二百餘頭高太尉以餘卒逃又敗之于翼城縣又會喬握堅等復趙州李興捷於河南府又捷於安永軍中原大震動飛上奏以謂趙俊喬握堅梁興董榮等過河之後河北人心往往自亂願歸朝廷金人既累敗衄其將烏珠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兵衆尚徘徊於京城南壁近却遣八千人過河北此正是陛下中興之機敵人必亡之日苟不乘

時必貽後患檜沮之第報楊沂中劉錡新除而不言所遣飛獨以其軍進至朱仙鎮距京師纔四十五里烏珠復聚兵且悉京師兵十萬來對壘而陣飛按兵不動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烏珠奔還飛令李興檄陵臺朱正甫行視諸陵葺治永安永昌永熙陵神臺枳橘栢株之廢伐者補之先是飛自紹興五年遣義士梁興敗金人於太行殺其馬五太師及萬戶耿光祿破平陽府神山縣遣張橫敗金人于憲州擒嵐憲兩州同

知及尙嵐軍事判官遣高岫魏浩等破懷州萬善鎮又密遣梁興等宣布朝廷德意招結兩河忠義豪傑之人相與犄角破敵又遣邊俊李喜等渡河撫諭申固其約河東山寨韋詮等皆斂兵固堡以待王師之至烏陵思謀敵之梟將也亦不能制其下但諭百姓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當迎降或率其部伍舉兵來歸李通之衆五百餘人胡清之衆一千一百八人李寶之衆八千人李興之衆二千人懷衛州張恩等九人相繼而至白馬山寨

首領孫琪等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觀秉義郎李清及崔虎劉永壽孟臯華旺等皆率所部至麾下以至金之心腹禁衛如龍虎大王下噶克察手戶高勇之屬及張仔楊進等亦密受飛旗榜率其衆自北方來降韓常又以潁昌之敗失夏金吾夏金吾烏珠子壻也常畏罪不敢還屯於長葛密遣使願以其衆五萬降飛遣賈興報許之是時敵之動息及其山川險要飛盡得其實自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豪傑期日興兵衆所揭旗

皆以岳為號聞風響應及是朱仙鎮之捷飛欲乘勝深入兩河忠義百萬聞飛將渡河奔走惟恐後各齎糧以餽義軍戴盆焚香迎拜而候之者充滿道路敵所置守令熟視莫敢誰何自燕以南敵之號令不復行矣烏珠以敗故復簽軍以禦飛河北諸郡無一人從之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飛亦語其下曰此行殺敵人直到黃龍府當與諸君痛飲方畫受降之策指日渡河秦檜私於金人力主和議欲畫淮以北

棄之聞飛將成大功大懼力請於上下詔班師初檜之
歸也達蘭郎君實送之至淮以舟載之使歸檜之妻王
仲山之女仲山有別業在濟南為取數千緡助其行其
後達蘭統兵犯淮甸命魏良臣王繪使其軍達蘭數問
檜動靜且稱其賢檜自言殺金人之監已者而南奔然
盡室同載臧獲亦與之俱非遁明矣逮其為相薦良臣
為都司未幾除從官蓋欲弭其言耳王守道庸人亦與
檜同在金時偕檜南歸無資考薦章遽與改秩又以

為樞密院計議官檜之在金時也亦與實納善洪皓之
歸嘗言及實納寄聲檜怒皓竟貶廣南或言檜嘗為金
人作檄文有指斥語親王楷府卒有自彼中逃歸者時
金方來索逃亡急二人走蜀投吳玠嘗言之蜀人謂烏
珠嘗招檜飲其家亦與焉烏珠之左右侍酒者皆中都
貴戚王公之姬妾也知檜夫婦得歸喑喑嗟嘆亦有掩
泣者烏珠曰汝輩安得比秦中丞家范宗尹為相檜為
執政事有未盡善未嘗與宗尹爭而私言於上既排宗

尹罷去則曰若用檜為相有二事可以聳動天下一則與南北士大夫通致家問一則糾率山東河北諸郡之人還之北方既相擬詔草以進曰軍興以來河北山東忠義之徒自相結約立功其後敵兵深擾逐頭項人漸次渡江各令所在屯聚就糧議者欲興兵討伐朕惟黎元騷動罪在朕躬既未能率以還北豈宜輕肆殺戮應河北山東渡江無歸之人並令所在招撫開具鄉土所在當議遣官糾率起發其南方士大夫因守官北地隔

絕未能還鄉及北方士大夫因守官南方以至避難渡江想其念國保家之心彼此俱同雖有一時從權衛身之計必皆出於不得已度其深謀遠慮亦豈在人下應欲書問往來並令朝廷差人發遣如得回書有司即時遣人分付本家貴得情通各無疑間朕蒙祖宗休德託於士民之上初無處顯之心亦無貪功之念儻有生之類因朕得以保家室復井里則朕亦將復侍父兄省陵寢上下雖異此志則同布告中外諒此誠悃上雖納之

不曾降出其曰豈宜輕肆殺戮實威之使畏也曰遣官糾率起發實強之行也曰一時從權衛身之計許之從敵也至謂復侍父兄省陵寢此言何為哉其後金使李永壽王翊來議七事第一事欲盡取北人與檜二則以尚書宇文虛中在金國其家在閩檜取其家欲送之北其子師爰力祈免行不從竟驅以北舉室皆滅於金元祐臣僚之家鄭著及趙彬楊憲三十家驅之赴金國悲號之聲感動道路其後罷相上以檜二策諭翰苑綦密禮

行詞及詔綦宗禮出示親札並檜親擬詔本布告在廷歲
戊午檜復相前日言官彈檜者劉棐已死黃龜年居湖
州差人押歸本貫福州雖沒不與遺澤又奏乞下綦宗
禮家取御札大槩謂靖康之末嘗上書金人不立異姓
及在金時為徽宗草書達于金金待遇有加禮自謂君
臣之契與立朝本末如此又謂自初還朝時金人令劉光
世通書請好其後呂頤浩都督在外臣又遣北人招討
都監門客通書求好未幾邊報王倫來歸頤浩遂欲攘

以歸已力援張邦昌友壻朱勝非來朝既而圍城中人
綦宗禮與頤浩勝非援邦昌時受偽命人謝克家復來
經筵當臣之求去也陛下撫諭再三恩意款密臣獨以
書生不識事理以必退為真是頤浩乃與權邦彥同日
留身乘間建言以謂宰相之去乃無一事於是旋易臺
諫擬請御筆至宗禮草制之日請以為據宗禮被逐嘗
以御筆公示廣衆其不知事君之體至於如此若收拾
御筆復歸天府則萬世之後忠逆不分微臣得君立朝

無所考信詔台州取索至則付史館時秦熈提舉祕書
省實收之也既詔班師飛上疏曰敵人巢穴盡聚東京
屢戰屢奔銳氣沮喪間者言敵已盡棄輜重疾走渡河
況今豪傑向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時不再
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疏累千百
言上亦銳意恢復欲觀成效賜札報之曰得卿十八日
奏言班師機會誠為可惜卿忠義許國言詞激切朕心
不忘卿且少駐近便得地利處報楊沂中劉錡同共相

度如有機會可乘即約期並進檜聞之益懼乃先詔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各以本軍歸而後言於上以飛孤軍不可留乞姑令班師一日而奉金書字牌者十有二飛嗟惋至泣東向再拜曰臣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非臣不稱職大臣秦檜實誤陛下也諸軍既先退飛孤軍懼烏珠知之斷其歸路乃聲言翼日渡河烏珠疑京城之民為內應夜棄而出北遁百里飛始班師人民大失望遮飛馬首慟哭而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

軍金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遺唯類矣飛亦
立馬悲咽命左右取詔書示之曰朝廷有詔吾不得擅
留勞苦再四而遣之哭聲震野至蔡有進士數百輩
及僧道父老百姓集於庭進士等相帥叩頭曰某等淪
陷于此將逾一紀伏聞宣相整軍北來志在恢復某等
跂望車馬之音以日為歲今先聲所至故疆漸復敵
人奔散民方室家相慶以謂幸脫禍亂忽聞宣相班師
誠所未諭宣相縱不以中原赤子為心其忍棄垂成之

功耶飛謝之曰今日之事豈予所欲哉詔書寘几上進士等相率歷階視之皆大哭相顧曰然則將柰何飛不得已乃曰吾今為汝圖矣乃以漢上六郡之閒田處之且留軍五日待其徙從而南者道路不絕今襄漢間多是馬方烏珠夜棄京師將渡河有太學生扣馬諫曰願太子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兵且退矣烏珠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精兵十萬京城中外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不然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

於外者以愚觀之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生蓋陰
知檜與烏珠事故以為言烏珠亦悟其說乃留居翼日
果聞班師敵亦幸其去不敢追也當時論者謂使飛得
乘此機以往北敵雖強不足平也故土雖失不難復也
飛既還敵無所畏稍侵寇已復州縣飛自知為檜所忌
終不得行其志用兵動衆今日得地明日棄之養寇殘
民無補國事乃上章力請解兵柄致仕上賜詔謂方資
長算助予遠圖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請不許自

廬詔入覲上問之第再拜謝敵大擾河南分兵趨川陝
上命飛應之飛以王貴行八月以趙秉淵知淮寧府敵
犯淮寧秉淵敗之又悉其衆圍秉淵飛遣李山史貴
解其圍金再攻潁昌上命津發人民於新復州軍據險
保聚韓世忠捷於千秋湖命飛以蔡州軍牽制九月金
犯宿亳命飛控扼九江又付空名告身正任承宣使
以下凡四百八十一道以厲戰功十月川陝告急復請
益兵以董先行又命廣設間謀誘契丹諸國之附烏珠

者十一月命益光州兵援田邦直敵聚糧順昌將寇唐
鄧入比陽舞陽伊陽諸縣命捍禦隄備是冬梁興在河
北不肯還取懷衛二州大破烏珠之軍斷山東河北金
帛網馬之路金人大擾紹興十一年正月諜報敵分路
渡淮飛聞警即上疏請合諸帥之兵破敵未報十五日
烏珠韓常以重兵陷壽春府二十日韓常與龍虎大王
號者先驅渡淮二十五日駐廬州界邊報至行在上賜
飛札曰敵人已在廬州界上卿可星夜前來江州乘機

照應出其後詔未至飛料敵既舉國來寇巢穴必虛若
長驅京洛彼必奔命可以坐制其弊二月四日既遣奏
復慮上急於退敵又上奏今敵在淮西臣若擣虛勢必
得利萬一以為寇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相
度形勢利害以議攻卻且敵知荆鄂宿師必自九江進
援今若出此貴得不拘使敵罔測上得會兵奏大喜及
得擣虛奏令緩行是日又得出蘄黃之奏益喜賜札諭
以中興基業在此一舉初九日飛奉初詔方苦寒嗽力疾

戒行以十一日就道猶恐大軍行緩親率背嵬先驅十
九日上聞飛力疾出師賜札曰聞卿見苦寒敕乃能勉
為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烏珠聞飛之師
將至與韓常等俱懲順昌之敗望風遠遁遂還兵于舒
以俟命上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敢專進退為得體時
北方有上書以休兵勸其上者謂南方今日之兵乃北
朝向來初起之兵兵至是而始精所向無前恢復之機
誠在於此此飛之所以拳拳也酈瓊為烏珠謀復窺濠

州三月四日飛不俟詔麾兵救之次定遠縣烏珠先以
初八日破濠州張俊以全軍八萬駐於黃連鎮距濠六
十里不往救俾楊沂中趨濠州城外遇伏而敗敵方據
濠聞飛來即遁夜踰淮不能軍四月遣兵捕郴寇駱科
又遣兵助光州自朱仙鎮之機一失敵勢寢張雖欲復
進王師備禦攻討皆無預於恢復之計柘臯之役第能
挫其鋒而已先是十年司農少卿高穎忼慷自言欲裨
贊飛十年連結河朔之謀措置兩河京東忠義軍馬為

攻取計飛所遣梁興復懷衛二州絕敵人山東河北金帛綱馬之路不肯還南竟無成功而擄力欲議和患諸將不同已用蜀士范同計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飛至即授樞密副使加食邑特詔位在參知政事之上賜金帶魚袋銀絹視宰相初除禮飛亦請還兵罷宣撫司諸軍皆冠以御前字五月十一日詔韓世忠留院供職張俊與飛並以本職按閩軍馬措置戰守同以樞密為名撫定世忠軍于楚州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俊長飛十餘

歲飛事俊尤謹紹興初元有詔督責張俊平寇李成俊亦服其忠智屢稱薦於上前其後飛二三年間平蕩江西湖廣劇寇復襄漢六郡故疆功名出諸將上上亦眷遇飛厚俊頗不能平方四年敵犯淮西乃俊地分也俊不肯行宰相趙鼎以書責之至平江又以墜馬傷臂辭鼎怒遣一卒隨之視其必行且奏請誅俊卒無功而還飛渡江戰大捷解廬州圍上奇其功加鎮寧崇信兩鎮之節俊益慙及飛位二府官爵與已埒益懷忿飛益屈

已下之數以卑辭致書於俊俊皆不答揚么既平飛又致書獻俊樓船一兵械畢備俊受復不答飛事之愈恭俊橫逆自若至七年恢復之請大合上意札書面命皆以中興之事專畀飛又所賜褒詞每有表異之語如曰非我忠臣莫雪大恥卿為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朕非卿到終不安心甚者謂聽飛號令如朕親行俊見之常憾其軋已有意傾之是歲淮西之役飛聞命即行途中得俊咨目甚言前途糧乏不可行師飛不復問鼓行

而進故賜札曰卿聞命即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問必邁其行非一意許國誰肯如此俊聞之疑飛漏其書之言於上歸則倡言於朝謂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為辭或勸飛與俊廷辯飛曰吾所無愧者此心耳何必辯及是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嘗以謀劫敵使敗和議忤檜承檜風旨欲分其背嵬謂飛曰上留世忠而使吾曹分其軍朝廷意可知也飛曰不然國家所賴以圖恢復者唯自家三四輩萬一主上復令韓太保典軍

吾儕將何顏以見之俊大不樂比至楚州乘城行視俊
顧飛曰當修城為守備計飛曰吾曹所當戮力以圖尅
復豈可為退保計耶俊艱然變色遷怒於二候兵以微
罪斬之韓世忠軍吏耿著與總領胡紉言二樞密來楚
州必分世忠之軍且曰本要無事却是生事紉上之朝
檜捕著下大理擇酷吏治獄以扇搖誣世忠飛歎曰吾
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為負世忠乃馳
書告以檜意世忠大懼亟奏乞投地自明上驚諭之曰

安有是明日宰執奏事上以詰擿且促具著獄於是著
止坐妄言追官杖脊黥流吉陽軍而分軍之事不復究
矣俊於是大憾飛

金佗續編卷二十